

館之擬態

范玉廷

東吳大學中文系

初見是在大雨中。夏季末尾，一雨滂沱，乘著山風而降。水勢沛然莫禦，不但迴響於雙溪，也沿著山路轟然而下。我張傘拾階而上，你卻沐浴於雨中，巨大而蒼茫。大雨消去了歷史的稜角，傘下抬頭，只見模糊的剪影。但在水幕之中，我卻彷彿看到象牙白潤澤的牆面舔了舔雨，然後舒舒然，微笑了。那一笑令人神往，黃昏時，大雨裡，陌生過客初次到訪。你以雨作花，拈起一朵水花，悠然自適，伴隨巨大的陣雨，啟笑歡迎。

那時我還不認得你，連尋覓入口都不得其門。只能順著隨處出現的神秘階梯，在敬熙路與臨溪路之間上上下下。迷失於望星廣場，仰頭只能見到磚紅色的低矮天穹；困守於松勁樓，俯瞰著沿山而建的層層迷宮。在溪聲纏繞的小小山城中，在階梯四佈的霍格華茲中，同學帶著我穿越數條密道，時而上下，忽焉左右。終於來到門前，才發覺這道門已在無意間經過數次。逡巡良久仍不得其法，三過其門終而能入。從此註定了每次每次，除了上課之外，你是我在此的重要寄託。

客寓的大陸教授操著一口好聽的京片子，感嘆山城的鐘聲像是佛寺古剎內的晨鐘暮鼓。而清朗的鐘聲一旦習慣，彷彿修道也成了自然。從尺距不同的樓梯背著書包往上，與路上的行人擦肩而過，每人都帶著某種諦觀的堅毅。許是入口如山門，需虔誠一意向上；也興許是前往寶山之人，同有解惑之渴望。穿越小小的門口，入山前必須先檢驗身份，在玄關之後，是企盼的珍藏。佛陀甫出生時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宣稱上天下地，唯我獨尊。而你諄諄地告誡我，入門後的弟子哪，中文往下，西文往上。往下，古籍典冊，沈厚醇芳；往上，他山之石，峻峭挺拔。在參考組的後方樓梯，更有時事期刊，供增新知。你無比古老，又無比年輕，有時以佈滿皺紋的手，顫巍巍的指引我某本珍本的藏處；有時又如頑童，隨著數位資訊的舳斗雲，倏地前往線上的多寶閣，取下那篇尋覓已久的文章，彈指已至。在這裡，你不但是師父，也是君王。

君王如你，鎮守著這座牙白色的城堡，如同孩童女王蜷坐於木蘭閣最碩的那朵花苞。臣服於你，心眷於你，但你仍一視同仁，對每位進入王城的子民，雨露均霑。凡有疑者前來，皆能有所得，這是王城之所以存在的意義，也是唯一的規則。城堡中不見你，但處處都是你，每一頁書，每一櫃架，都可見你，手扶華麗的王冕，樂呵呵的走近，透過書本，展開與臣民之間，短暫卻亙古的交流。

起先這麼陌生的你，在對話數次之後，漸漸變得熟悉可親。我逐漸摸透你的脾性。有時坐擁萬卷的你，卻透漏著幾許戲謔，珍藏明明在庫，卻隱藏起形蹤，在尋覓良久之後，才得以見聞；有時資料卻又在隨手可見處，似乎你已預先知曉我的需

求，隱然伸出援手幫助。大多時刻你只是含笑，靜靜，陪我翻閱部部典籍，嘿然不語。似乎已經沈靜了很久，古井就不大生波，但這股寧謐的氛圍是充滿朝氣的校園中難得的。於是總在課餘時分，不定為了查資料或是讀書，我前來叩門拜訪，你也坐擁群書，愜然相應。

偶爾猜測在椅上閱讀，架間穿梭的同伴們，是否也意識到了這巨大的寧靜；彼此包圍的人們，是否用耳朵聽到了沈默不語的海潮聲。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，但你的智慧卻有形有體，能察能覺。如同海浪洶湧，但只在岸邊；航至深處，只見你的深邃，只見你的無垠。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這無涯的海洋就停泊於此，隨時歡迎冒險者解纜登舟，各自遠颺，讓海洋運載舟楫，渡往大千世界。

如果僅只師與生的施與受；舟子與乘客的渡與乘，除了景仰之外，我不會有其他的情愫存在。但你並不總是個指導者，望之儼然，令人生畏。猶記得初入新環境的徬徨時期，除了求知之外，我也時常無來由的從臨溪路爬上層層階梯，只為了見你一面。你的寧靜讓人安心，而那豐沛的資訊是我認識世界的窗口。在緩步向下，走進書庫的深處，抽取一本書籍閱讀時，就感覺你的陪伴，使我那紛紛的雜緒，能夠絲絲抽離，飄浮的茫然身軀因此降回地面。在徬徨無措的時候，你也是一個從不存著成見，也從不試圖說服人的諮商師，總是最客觀的態度，呈現煩惱的多個面向。在低落時，你總有辦法給予我鼓勵；在激昂時，也給予適當地支持。在你的懷抱裡，我對人類的理性與感性所締結的奇偉壯麗又多了一分認識：知識原來不但能夠時時滿足對於真實的渴望，同時還能在人探索生命，實踐生存時，給予自己精神上的鼓勵與支持。我的確不是僅僅是個單數，透過血緣，我與家人產生聯繫；透過相知，與投趣的人齊相共鳴；而在接近知識與真理時，我與古今中外的所有智者們，在知性上，在精神上，都能在你的引介下，各言爾志，找到彼此的共通與相異，並或多或少的得到了慰藉。

有時也會為了某些理論感到意見相左的困擾。這時你不但身兼討論會的主席，還要充當和事佬。在先哲與我激烈爭辯時，提醒我們還有其他的可能。總是如同變魔術般從各個國家，各種時間之流中，尋找足以佐證或是給予靈感的資料與說法。在跟程伊川討論時，你不忘邀請黑格爾一起加入；品鑑馮夢龍的《三言》，你也不忘薄伽丘的《十日談》。你有大多數智者的號碼，例如《十日談》的號碼之一是「877.57 4427」；《三言》則是「083.6 4590 V.23」，只要遵照規則，沒有一位智者是找不到的。如果要說交遊廣闊，誰能掠美？你厚厚的號碼簿裡記載著每個人的位置，在最快速的時間就能明其位置，甚至不去拜訪，也能得知他現今在不在居室，能否尋訪。這樣全能的情報專員，卻專屬於我，而不提供服務於古賢先哲們彼此聯絡感情用。

在討論酣熱之際，你也不反對我邀請幾位智者回家作客。只是智者們總需對眾人展露智慧，而非長居某人寓所專一授課。如同經紀人般，你熱忱的規劃每位賢哲

在求知者家中的停留時間，並在時間將至時給予提醒。智者因此而能巡迴講學，求知者也能公平的滿足其求知的渴望。你是慷慨的，但你也是公平的。精細的安排每位智者的行程，只是要讓學習的機會皆能均等。

最近一次見你是在夜晚。亥牌時分，街上已無行人。秋末的冷風切削著行道樹木，隨著偶爾落下如同羽毛般的清雨，掉落某些斑黃的枯葉。臨溪路上的路燈不知怎地全都暗了，黑黝的路面僅有警衛室還亮著一星輝亮。走上人聲寂寥的綜合大樓，數著階梯一步步往上。在距望星廣場五層樓時，我又見到了你。優雅如同蕨類植物，在雨絲的沾潤下，羽狀複葉靜靜地舒展開來。二樓亮著燈火，孜孜矻矻的學生們正在展書閱讀；四樓微暗，已到了閉館時刻。我站在連接行政大樓與圖書館的陸橋上，側頭仔細的觀看你。想著邂逅時，大雨滂沱中的拈花一笑；想著有如師父，有如君王般指點門生的你；想著如舟子渡人的你，想著充當智者與我之間橋樑的你。在秋末，在夜晚，在山城中敬熙路的暈黃路燈下。我恍然又見到，你拈起一朵燈花，恬然一笑，傳達著那無窮無盡，浩渺如海的智慧話語。

評語：

文筆流暢，把圖書館擬人化，像是在與圖書館對話般，使用不同的角度，筆法相當的特殊。



『築夢圖書館·化身設計師』攝影比賽
佳作
彭詩倫
東吳大學數學系